

雪米莉 著

A movie poster for the film 'Nü Jing Hua' (Female Police Officer). The central figure is a woman with voluminous, wavy blonde hair, wearing a dark fur collar. She holds a black handgun in her right hand, pointing it towards the left. Her expression is serious and intens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stylized cityscape at night, with a prominent tower with a golden spire on the left. In the lower-left corner, a blue car is shown in a fiery crash, with bright orange and yellow flames erupting from it. A green octagonal stop sign is partially visible on the far left edge. The title '女警花'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u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 positioned over the flames. Below the title, the English title 'NÜJINGHUA' is written in a green, blocky, outlined font.

女警花

NÜJINGHUA

女 警 花

雪米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女 警 花

雪米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20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 000册

*

ISBN 7-5378-0864-3

I·842

定价: 4.9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绝处逢生.....	(1)
第二章	海湾脱险.....	(31)
第三章	身陷泥潭.....	(63)
第四章	警花遭袭.....	(97)
第五章	祸起萧墙.....	(129)
第六章	暗渡陈仓.....	(163)
第七章	骑士行动.....	(193)
第八章	一箭双雕.....	(223)
第九章	侠胆柔肠.....	(255)

第一章 绝处逢生

悲愤，莫过于心碎。

林国泰的心已碎了。

他那张英俊，潇洒不知迷惑了多少女孩们的面孔，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罩着冷霜，杀气咄咄，双眸闪烁着，暴射出阵阵炽烈的仇焰。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街头那家灯光迷离，蛊惑人心的“艾蒙娜夜总会”，紧紧注视着从夜总会圆洞门里进出的每一个人。

“金珮璇，你为什么堕入风尘，去做脱衣舞女，我再也忍不下去了，饶不了你……”。

阿泰木然地在舞厅门外呆立着，怒目咧齿，紧攥着双拳，恨不得即刻捣毁这酿造罪恶的魔窟，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发誓：“阿璇，你如一意孤行，毫不悔悟，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你。”

午夜十一点半，“艾蒙娜夜总会”仍象精力旺盛的艳妇，在光海灯河里，闪着诱惑、迷人、灿烂、疯狂的光焰和色彩。

“不，我不要等待，我要立即见到她！”

时间似乎有意与他作对，焦躁不安的阿泰心一横，戴上那副宽大的墨晶眼镜，愤然地向“艾蒙娜夜总会”大门迈去。

爱情的失落、情人的堕变，使阿泰那颗破碎冰冷的心，逐日酿成今天决意要与自己心爱的情人以死相搏的决心。然而，他根本也未料到，今晚的行动，会导致一场生死相搏、残酷杀戮的拼杀。

他稳沉地跨进夜总会豪华门庭，刚巧碰见一位贵公子装束，挽着一位衣着时髦华丽女郎的漂亮年轻男人，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涌进舞厅，并把阿泰推搡在门边，叫他让道。

当阿泰回神过来，进入舞厅酒吧间时，一眼便看到那贵公子正搂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在沙发上亲昵。他愣立在门边的柜台边，仔细地瞧了瞧，不觉心中暗暗叫道：

“那不是阿璇吗？她竟然投入到了别人的怀抱。”

阿泰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燃烧着炽烈的妒火，他快步跑去，一把拉住金珮璇的手臂，随着挥起一只有力的大手向金珮璇的脸上打去。

“你这个忘情负义的臭婊子！”阿泰一巴掌打在阿璇的脸上，伴随着一个清脆的响声，他仍不感觉解恨，又向阿璇挥起大手。

“啊——”阿璇大惊失色，一手捂面，一面抬头，认出了挺立在面前的阿泰，倏地发出惊叫，随后花容失色恐惧地扑到了贵公子的怀中。

“阿璇，你……”。阿泰极度愤怒的注视着眼前这完全失态和陌生了的阿璇。他怒不可遏地又伸手去抓那已经不愿认他的阿璇。但他的手还没伸到金珮璇的身上，却被那贵公

子一把抓住。

“朋友，你不觉得你太过份了吧，竟敢在此撒野！”那贵公子冷眼直逼视着他。

“你少管闲事，她是我的恋人。”阿泰丢开那贵公子的手，忿然地叫道。

“哈哈哈哈！她是你的恋人，哈哈哈哈！你不看一下你那副穷酸样。”贵公子傲慢自得地大笑着，更引起了阿泰的愤恨。他已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毅然从腰间拔出一只速射手枪，枪口抵住了贵公子的头上。

“放开她，不然就打死你！”阿泰一手抓住阿璇，一边命令道。

“阿泰，不要……”阿璇双手抱住阿泰的腿，大声惊呼。

贵公子的那群保镖都拔出了枪，怒目眈眈地将枪口对准了阿泰。顿时，舞厅里的人被这一触及发的拼杀场面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四散躲避。惊叫声、酒具的撞击声、翻椅倒桌的碰撞声，使舞厅里已乱成了一锅粥。

“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枪，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阿泰命令贵公子。

“听见没有，都把枪给我收起来！”贵公子喝令他的手下。

“阿泰，你别这样，我们都会死的！”阿璇死死地抱住阿泰的双腿，凄厉地哭泣着哀求阿泰。

“你放开我，我要带你离开这里！”阿泰朝跪在地上的阿璇望了一眼。

在阿泰向阿璇望去的那一瞬间，贵公子趁机飞起一脚踢

在阿泰的腹部。那群保镖即刻拔枪向阿泰一阵猛射。

阿泰倒地后，一边捂住伤痛的腹部，一边顺势滚倒在旁边的酒桌下，一边朝冲在前面的两个保镖射击。其中一个被射去的枪弹击中，倒地后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其他的都赶快伏在地上，有的四处寻找隐蔽物。

随着女郎们的惊叫，弹头的尖啸声，使贵公子顿觉不妙，在弹头划过的那骤然间，他情急生智抱着怀中的女郎，顺势滚落到他的保镖中间。

那群保镖，在遭受到枪击后，有几秒钟的呆愣，但在贵公子的催促下，立即作出了快速反应，纷纷持枪，护着主人，向隐没的阿泰进行猛烈还击。

顷刻间，夜总会不再是歌舞升平欢快消魂的境地，而是一个血溅弹飞的拼杀战场。

阿泰跳跃着，随时变换着隐藏的位置，躲闪着保镖们射来的密集弹雨，他还没死心，企图在混乱的人群中寻觅自己情人的影子。

但是，他已失去了几十秒钟前那最佳的机会。此刻，他的心愿，是要带阿璇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去过那种恬静，和美的凡间生活。而现在，他的企望似乎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阿璇！你为什么要跟他走……”阿泰心里懊恨着，叹息自己刚才错过了良机。在无限的叹息中，他手中的枪不断向那群仇徒们射出怒吼的子弹。

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密，弹头雨点般地在他身边四周飞溅，在水晶石地面上撞击出星盏般的火花，情形十分危险。

阿泰知道他碰上了一群并非草莽荡寇，而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杀手。由于自己的冲动，低估了眼前这般人的力量，若不赶紧设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不但将阿璇无法带走，而且自己生命也难保。

“不，我决不能在这儿白白丢掉性命……”一种振撼他灵魂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荡，他变得理智起来，没能亲手戳杀情仇，他决不甘心的，但今天行吗？

这个意念刚动，瞅准时机的阿泰冷不防从隐蔽的地方闪跳出来，迎着向他逼近合拢欲包抄他的枪手们扫出一梭子弹。

“来吧，王八蛋！”他吼叫道。

这种不顾生死的拼命打法，果然起到妙不可言的效果，枪手一个个似乎被他不畏生死的气势摄住了心魂，竟胆怯起来出现短暂的骚乱。

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林国泰这种先声夺人、以进为退的企图，在既胆怯又紧逼的意念中，紧跟着林国泰追杀出夜总会。

木然中的金珮璇，觉得有人在拉她的袖子。

“亲爱的，你愣着干么，难道还想吃枪子？”躲过一场生死拼杀的贵公子，这才捂着那只不知什么时候击中的手臂，殷红的鲜血仍不断地从手指缝里渗溢出来。

“我好害怕呀！”金珮璇如恶梦方醒，讶然失声。刚才她已亲眼目睹了死亡，也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更未料到，他竟会这样凶猛而毫不顾忌生死。她完全被他的凶悍、顽强的毅力所震慑，心里好生惧怕和懊失。她简直不敢用眼凝视他那痛苦欲愤的双眼。阿泰啊！你……。

“还不跟我快离开这里，你这个贱货。”贵公子简直象

头被激怒的猛兽，血红的双眼里透出狰狞的凶光。她只觉得自己被他跌跌撞撞地拉出了夜总会。

激烈的枪战仍在继续，人渐稀少的众坊街，已经变成了血肉相搏的战场。

寡不敌众的林国泰始终不能摆脱枪手们的追杀，但他还是咬牙硬挺着，一边开枪还击逼近的枪手，一边退向阴影处自己的那辆菲亚特轿车，以便伺机驾车突围出去。

“呼！——”

在车门将要打开的一瞬间，林国泰突然感到小腿一麻，全身随之一震，好象是被什么钝器重重地一击，双腿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

他伸手往左小腿一摸，手上即刻感到热乎乎、粘沥沥的。他只觉心一沉，“糟了，关键时刻自己却挨了枪子儿，看来死神已迫在眉眉。”

“洪哥，我打中他了。”

“我要活口，不准打死他，蠢货！”

林国泰伏在轿车旁，迅速地从身上撕下一条布片，紧紧地缠住自己的伤口，心里暗叫着，“哼，洪哥！原来是香港赫赫有名的金龙帮大佬洪绍轩的大少爷洪正彪。想拿活口，当作自己的情人来折磨我，没那么容易。”

林国泰咬了咬牙，忍痛艰难地站起来，朝洪正彪发话的方向连开数枪。

“砰——”

又一颗枪弹，冷不防地射来，划破了林国泰握枪的手腕，一阵刺痛使他手一松，HP手枪失控地飞落一旁，发出清脆的落地声。

阿泰本想迅猛滚落倒地欲拾回掉地的手枪，与他们作最后的拼杀。

但是晚了，在他们已构成的一道强力的火网面前，他只好丝毫不动地蜷缩在轿车旁边。

蓦地，枪声消失了，枪手们停止了对他的射击。因为，对付一个手无寸铁又毫无抵抗能力的伤兵败将，又何必用枪来对付呢？

喧闹一时的众坊街又恢复了夜的宁静，却时时刻刻笼罩着死亡的恐怖。

有两名枪手，遂按洪正彪的授意，从隐蔽处闪出，向靠在车门边喘息的阿泰走来。

“蹬、蹬、蹬。”

尖硬的鞋底碰击地面的铿锵声，在这宁静的夜晚显得那么刺耳，那么夺人魂魄，林国泰觉得从来没听到过如此尖利撕人心碎的“蹬踏声”，连自己的头皮都被声音惊得发紧发麻。

他只感到顷刻间他周身发僵，伤口处阵阵生疼，额头的冷汗不断地往外沁出，整个身躯犹如铅一般沉重，一个劲儿地往下坠。

“上帝呀！为什么要对我阿泰如此残忍，情人未赎出，自己却又要落入魔掌。”他在心里叹息着，诅咒着。

突然，他毅然站直身躯，撕开衣襟，露出结实的胸膛，对两名持枪而来的枪手，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

“你们开枪呀，打死我吧，王八蛋！”

现在，他宁愿被他们乱枪打死，也不愿被这群魔鬼捉去受尽凌辱而死。

他那凄惨、绝望的哀叫在宁静的夜空中回荡。金珮璇此时芳心大震，刚刚未定的惊魂又飘飘悠悠起来，那熟悉、悲烈的声音，真象要撕裂她的心肺。她感到心力衰竭，纤秀的娇躯犹如一片落叶，在急流奔腾的漩涡中不断地往下沉，泪水再也禁不住夺眶而出。

“泰哥，你为什么这样傻、这样痴？为什么……”

金珮璇全身颤栗着，悔恨、懊恼与担忧全都漫上心头，困扰着她难以迈动无力的双腿，她多想去看他的伤情，她也更想同他一起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哈、哈、哈，你小子想死个痛快，岂不太便宜了你，告诉你，本洪爷要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洪正彪口中忽然爆发出一阵得意的狞笑。这令人恐惧的笑声把凄然中的金珮璇叫得厉呼尖叫。她知道，洪正彪会怎样处置他的仇敌的。

“不，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金珮璇不知从哪里涌起一股勇气，怒目呆呆地向洪正彪吼叫道。她又拾起一只丢弃在地的手枪、摇晃着走向林国泰的轿车。

她决意要和他死在一起，免受洪正彪的残酷折磨、宁为玉碎，不愿苟合。她突然清醒地意识到。

林国泰也听到了洪正彪那得意的狞笑声，也看见了两名枪手脸上的讥嘲的神色，他恨恨地朝他们喷射去一口唾液，然后绝望地闭上眼睛，听凭厄运将对他的摆布。

此刻，他并没看见魂系他身的阿璇，正摇晃着娇躯、颤抖着向他举起了手枪。

“阿泰，别怨我啊，也许这一枪会让我们永远在一

起。”金珮璇刚烈的举动、吓傻了洪正彪，也震醒了林国泰。

“阿璇！开枪吧，我情愿死在你的枪下！”

“珮璇！你疯了，你……”洪正彪冲上去飞起一脚，把金珮璇手中的枪踢得老远。

“你这个臭婊子！”洪正彪手一挥，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金珮璇的脸上。

就在这突如其来的争斗中，漆黑的夜空里突然射来两道雪亮的灯柱，酷似一袭闪电照亮了整条死亡笼罩的寂静的街道。

只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从夜总会旁的隐暗中猛地冲出，伴着刺耳的呼啸。同时，从黑洞洞的车窗里伸出一支快速自动枪。

在场的枪手们均被这辆轿车的突然出现弄懵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就看见车窗里喷射出几串通红爆烈的火焰。

“咻……咻……咻……”

随着这串带消声器的微弱的枪声后，只见两名已临近林国泰的枪手突然踉跄着扑倒在地上，温热的血浆喷洒了阿泰一身。

万念俱灰、束手待缚的林国泰木然地呆立着，他仿佛觉得那一阵撕裂的枪声，已把他带进了自己宁愿步入的天国。他麻木、恍惚、痴呆地挺立着，顿时变成一尊完美的雕塑屹立在那里。

不一会儿，他似乎又觉得那辆疯狂急驰的轿车“呼”地停在他的身旁，又有人把他从死神那里拖进车内。

“哒……哒……哒……”

“咻……咻……咻……”

洪正彪的枪手们回过神来，一齐举枪向轿车射击，密集的枪弹击在车体上“砰砰乓乓”直响。

“嗖”的一声，轿车里一边向外射击，一边一个急转，冲出了火力圈，向来的方向急驶而去。

“快截住他，别让他跑了。”洪正彪大声地吼叫着，把金珮璇按在他那边的车轮下，生怕在混战中打死她。

保镖们立即转身，纷纷夺路奔向他们停放的轿车，准备跟踪追击那即将消失在渡船街的黑色轿车。

“轰，轰……”

忽听一声巨响，一辆将要启动的轿车不知着了魔似的爆炸了，吓得那些还未来得及上车的保镖们全部伏在地上。

站离在相距爆炸汽车不远的洪正彪，被一股强烈的热浪扑来，几乎要把他掀翻在地。

这意外的爆炸，使黑道枭雄洪正彪又气又恨，他敦促他的保镖们再去追击，可他们已被刚才的惨景吓懵了，踌躇不前。

他们心存恐惧，害怕这些车上都装有骇人的炸弹，让他们一碰就会血肉横飞。

“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还愣着干什么！”洪正彪已显得怒不可遏。他已变得疯狂、失去了理性，竟不顾自身的安危，亲自奔向一辆停在身边的轿车。

“洪哥，不要去了，那辆车已跑远了。”他的贴身保镖快步掩住了车门，硬着头皮阻止着他的冲动，提醒他这阵去追击已是徒劳的了。

这时，尖啸的警笛声正从众坊街，广车道、上海道由远而近地传来，清晰可闻。

洪正彪眉头深锁，知道继续带人追击会过分暴露，肯定会带来诸多的麻烦。

于是，他吩咐两名保镖隐密查访那辆神秘的轿车的踪迹后，对其他一挥手：

“快跟我撤！”

贴身保镖将洪正彪扶进了他的座车，又拉起金珮璇安置在他的身边后，关上车门，招呼众位弟兄，跟在洪正彪的身后，撤离了现场。

受伤的阿泰被一辆神秘的轿车劫走，这使金珮璇既欣慰又担忧。阿泰这一去是祸是福，谁能知晓。随洪正彪狼狈赶回浅水湾别墅的路上，她完全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复杂的情感之中。

她仍感到悸怕，芳心砰然跳动不已，仿佛预示着她将要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灾难在等待着她。这不仅是自己的肉体还包括灵魂。

回别墅后，金珮璇躺在美国雅丽达浴缸里，让超声波的水流轻轻婆婆她莹白的肌肤，在香雾蒸腾中，她的柔嫩胴体透着一层迷人的粉红色。渐渐地，金珮璇觉得不再那么疲劳而萎顿了，昏眩发胀的脑袋也有一丝安宁。

浴室顶部镶嵌的镜子里，映出浴缸中她那成熟而窈窕的纤蚕身段，就象一朵绽开的鲜花，是那么的美、那么诱人，也是那么引人遐思。

然而这美丽的胴体却被命运多次无情地凌辱过。而且，

在今后的莫测迷茫的生涯中，还将受到情感的折磨和肉欲的摧残。

金珮璇痛苦地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尊曾以此自傲的娇体。

她又想起了洪正彪那诡狐的冷笑，和一路上那沉重的喘息，顷刻间，她刚刚抚慰了的神志又紧缩起来，放松了的心情又恐慌得不能自制。

她赶紧从舒心温馨的浴水中爬起，用件粉色丝巾罩住自己细柔莹洁的躯体，希望自己性感诱人的装扮能煽起他贪婪的情欲，而抹去他今晚的恼怒和仇视。

她举步阑珊，含蕴着慵懶无力的神态，象徵醉的少女，迷迷濛濛地跨进卧室。可她见到洪正彪那张轮廓分明的小白脸时，因愤怒而扭曲的脸露出十分残忍可怖的神色，她又失去了挑逗他的勇气，变得害怕起来。

她不敢惊扰他，蹑手蹑脚地向那张宽大的席梦思床悄悄走去。

但她那颤动的粉色丝巾，身上沁人的体香却唤起了他敏感的嗅觉。

“宝贝，你跟我过来。”

他突然冷语点地，把悄然中的金珮璇吓了一跳。

“伤口还疼么、洪哥。”她走过来，强力挤出妩媚的笑容，靠在他身边。

“哼，告诉我，今晚在洪哥面前逞凶的鬼仔是你的相好？他是那一路好汉？”

“洪哥，我哪有什么相好，心中只有你呀，今晚我还想亲手杀了他。”金珮璇讨好地抚摸着他那扭曲的面颊。

“啪——”

一记重重的耳光扇在金珮璇那张玫瑰色明净的脸上，立即呈现出青紫的手指印。

“臭婊子，别跟我来这一套。”洪正彪目露凶光，声色厉荏地说，“那鬼仔在我面前不是声言你是他的恋人吗？”

金珮璇俊俏的脸庞由粉红变成苍白，嘴唇变得铁青，一股似怨似怒之色使她的花容美貌顿失原有的光彩。

“不，我不知道。”她满眼噙泪，畏惧地缩着身躯拼命地摇着头。

“看来你是‘旧情难断’，不愿照实说啰？”洪正彪紧逼一步，脸上又现出那怪秘的臆笑来。

“不……洪哥，确实不知道！”

粉红尘巾里那团雪白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耸动了一下，这是由于她那种恐慌、惊悸的神情引起的肌体紊动，但这细微的生理变化却没逃过洪正彪那双鹰隼般的眼睛。

“哈，果然是‘旧情难忘’。”他猛地撕掉她罩在身上的那件丝巾，双手用劲地抓住那对丰硕的豪乳，狰狞淫邪地说，“好哇，你这个臭婊子，洪哥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倾注了无数情种，你却另怀二心，吃里扒外，勾结旧相好来加害于我，还想骗我……”

也难怪，对这个出入枪林弹雨，叱咤港九黑道的黑道枭雄可说是个堂堂豪霸，谁不望而生畏。然而这一次在“天鹅夜总会”里差点栽倒在一个不见经闻的无名鼠辈的手里，让他恶气难消，而且到手的活口却又眼睁睁地被人从眼皮下劫走，让他难以容忍。要知道，这事如被香港嗅觉敏感的报界宣扬出去，岂不要毁掉洪门家族在港的名声和威望，让他们